

呂氏春秋

二

呂氏春秋卷第五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一作古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分野是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

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旦時昏中於南方宿齊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暑小

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螂於是生螳螂一鳴始鳴反舌

無聲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

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南向也乘朱輅駕赤

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猶養

壯狡壯狡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蓋是月也命樂

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師樂官之長也鞀鞀所以

執干戚戈羽干猶戰長六

調等笙埙篪等笙之

以佩為之三十一六簧笙十七簧以土為之大如

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謂也

飭鍾磬祝敵鍾

云伯氏吹壎吹仲氏吹篪吹此之謂也

擊石如漆桶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故木虎脊
上有齒詩以獲擗之以正樂以和成故欲整之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雲帝用威樂名山之泉原

所出非一故言百能興兩者皆祈祀之雲旱祭也乃

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

職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世百君卿士農乃登黍

功施於民者雩祭之求福助成穀實

種黍稷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

而進言桃鶩鴛鴦鳥所食故

蓋以含桃先薦寢廟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

而且敬孝令民無刈藍以染未成也無燒炭

物無暴布暴布則曉陽之門閭無閉關市無索

里門也民順陽氣也亦人聚也無索不征稅

不閉也關要塞也亦人聚也無索不征稅

其食也游牝別其群則執騰駒班馬正是月

故放之則別其群不欲駒蹄踰其限育故執

也長日至夏至之日晝滿水上刻六十五

也分是月陰氣始起於下或陽蓋陽蓋其上故曰

也君子齋戒處必捨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送

也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也

無刑當精詳而後鹿角解蟬始鳴

行也夏生木董樂用半夏藥草木董朝榮暮落是月祭華可

呂氏春秋卷五

青

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明也

臺榭加木為榭皆所以順陽宜明之仲夏行冬令則電霰傷穀道路不

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電霰傷害五穀也冬後開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木行春

生膏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勝動服之屬也時起為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殍於疫無穀曰疫

實夏行秋成熟之令故曰草木零落

五月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生於度量本於太一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也陰陽變化一上

一下合而成章章猶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

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極當合日月星辰或疾

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

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

萬物所出造一作於太一化於

陰陽造始也太一道也陰陽化也萬物者也陰陽化也萌芽始震凝濇以形震動

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和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

化其上化猶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節嗜慾

化猶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節嗜慾

大百學五

呂氏春秋卷五

三

不辟開辟樂乃可務成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

正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亡國

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不和於雅溺者非不笑也

傳曰笑不惟罪人非不歌也當死者雖狂者非不武

也武狂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

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以

人呻吟歎戚不可為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

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欲

也人情欲故弗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情

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情

大三百一入與惡受於天地受之人不得

與焉不得為焉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為世之學者

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猶天樂君臣父子長少

之所懽欣而說也懽欣生於平平平生於道道也者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言道無形有知不見

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幾人也

是道也道也者至精也精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

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先聖

擇兩法一擇棄也法用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

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合宗親能以一治

其身者免於災災終其壽全其天天能以一治其國

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
風雨時適和也時不差感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人莫不

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

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

冬一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

國入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

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危累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

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諠譟以此

大三自也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性以此為樂則不樂

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瘁後世國愈亂主愈卑則亦

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

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鉦為美大

以眾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後世

作詭異理之樂故耳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

未嘗聞目未嘗見宋之衰也作為十鍾鍾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

過務相大呂陰律也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巫曰侈則侈矣自有

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

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其王之與樂

也

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兵災也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凡養生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後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

音聲

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

心不

音雜在前

目之情欲色

欲

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

心不欲

鼻之情欲芬香

欲

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

味不嗅

口之情欲滋味

欲美

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

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

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

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夫樂之有適心非有

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

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

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

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

勝理天音亦有適太鉦則志蕩以蕩聽鉦則耳不容

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

則窕窕不滿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豁豁極虛

也不聞和聲豁極則不鑿不鑿則竭鑿察也太清無

之故也濁病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越散不收則

不特不特則怒不時不專一也太鉦太清太小太濁

皆非適也不鉦不大小不清不濁皆四者何謂

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夫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

重之衷也二十斤為鈞百斤為石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本始

鐘十一律清濁之表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

以哀其政險也險猶危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

也風猶化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

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

以論其教論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

進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大饗之禮上玄

尊而俎生魚大饗饗上帝於明堂也玄尊大羹不和

六三三十一
呂氏春秋卷五

有進乎味者也大羹肉音而未之也故先王之

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特也教

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

有淫矣正雅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多風而

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故士達作

為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士達朱襄氏古帝各設

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闕天氏古帝各設

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

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一作禽獸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

水唐氏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一作民

氣鬱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

以宣導之通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黃伶倫自

大夏之西大夏山西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取竹於

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

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斷

吹日舍少吹制十二筒六律六呂

長三寸九分吹之吹日舍少吹制十二筒各律各呂

曰十二筒合成舍矣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諧和適合諧和黃

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之法雌

雄故律有陰陽上相生之故黃帝又命伶倫與蔡將

一作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

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帝

顯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空桑居乃登為帝惟天之合

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

顯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卦八風八命之

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昊乃令鱣先為樂倡倡始鱣

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擊其音英威貌帝嚳命咸黑

作為聲一作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倬作為鼈鼓鐘磬

吹岑管堽篪鞀推鍾帝嚳乃令人拊兩手相拊或鼓鼈

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

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一作為樂質乃效山

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乃以麋鞞置缶而鼓之擊乃

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警叟乃

拌五弦之瑟分拌作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

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警叟之所為瑟益之八弦以

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

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

明帝德招列英目樂名也帝謂舜禹立也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

大川决壅塞鑿龍門降通滸水以導河决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

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

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變九成九昭明殷湯即位夏為無道

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

六州以討誅一作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

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

六列皆樂名善美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

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鯀雷之難邑下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下號也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紂士之股散宜生曰

刺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姓文王也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故不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

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歸

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

立殷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商人服象為虐于

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

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

三象周公所作樂名章如美也尚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古樂

呂氏春秋卷第五

呂氏春秋卷第六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禮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

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宿未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鍾林眾鐘聚而或竹管之音應林鍾也起萬其數七其味

苦其臭焦真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後至

十一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鳴以促織鷹乃學習厲

大司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六

草化為螢蚘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肆為將獲

謂之秦渠一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乘朱輅

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含菽與雉其器高以

猶是月也令漁師伐鮫取鼉并龜取鼈漁師掌魚官

語之語鮫鼉鼈皆魚屬鼉皮可化鼈詩曰鼉鼓鼈鼓鼈

龜可為羹傳曰楚人獻鼈於鄭西楚公靈公不與公子

易得故言取也鮫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龜

神可以决言凶入宗乃命虞人八村葦虞人掌山澤

國用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

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

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

常所當芻故聚令民無不成出其力咸皆也出其力以聚芻而用之

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

之靈為民祈福祈求也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

必以法故無或差一作或黑黃倉赤莫不質良善別

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赤謂

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法章不有

差或故黑蒼黃勿敢偽詐也無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郊祀天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熊虎為旗章服也貴有常

尊賤有等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

或斬伐視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不可以興土功不

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無舉大事以搖蕩於

氣土工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舉動兵眾息無

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無發干時之令畜聚人

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廵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昔炎

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

神農廵行堰畝修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

事禁戒之罰云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雉行水

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後三

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潔重又有時雨燒雉行

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美土疆疆界畔

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行之是令也十日為

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

大司馬七 呂氏春秋卷六

二 音

旬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日
一雨一月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
季夏行

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
春木王木性

兩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效行秋令則丘隰

上氣也民遷徙移家春陽布散也

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丘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

不成熟也金干火故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

多女災生子不育也四鄙入保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

故入城郭中央土其日戊己戊己土日王其帝黃帝

其神后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

龍能平九土死祀祀為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

祀為后土之神其蟲倮其音宮陽發散越而屬倮

長宮土也位在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黃鐘陽律也

鐘之宮也其數五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

雷祭先心也土王中央故祀中雷雷室中之祭祭后土

用其藏也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太廟

乘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服黃玉土色黃故食

稷與牛稷牛皆屬土其器圜以揜揜象土含養萬

二曰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生太簇

律太簇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

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

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大呂生夾鐘夾鐘夾鐘二月律

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仲呂四月律三分所生益之一

呂氏春秋卷六

蕪夾鐘姑洗仲呂蕪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律呂相生上者下生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

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冬至日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蕪

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夏至日日極長則生蕪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

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

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將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大呂十二月幾近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太蕪

之月陽氣始生太蕪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草木繁動

令農發土無或失時而耕土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無或作事以害群生事兵戎

姑洗之日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仲呂之月無溝瀆順其陽德故仲呂之月無

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衆謂軍旅工役也順之曰無也必備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

行農事勸率之心攜離逆上命也蕪賓之月陽氣在土安壯養俠蕪

皆安養之助陽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

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秋則行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刑戮故曰陰氣將始殺也

將猶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救飭正刑

法所以行法也簡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選武士厲利其兵

定我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什之什趣農收

聚故仲秋大雨無敢懈怠以多為務務猶無射之月疾

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當斷故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

故五疾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應鐘十月陽伏在下陰閉

於上故修別辨喪紀審民所終審慎終卒修別喪

不通段曰審民所終也修別辨非喪紀審民所終服親疏輕重之紀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四于東陽黃山孔甲禹後十四年

之宗田燭也天大風晦盲也孔甲迷惑入平民室主人

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其或曰

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

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於撩斧斫斬其足遂為

守門者以其無子遂為守門之孔甲曰嗚呼有疾命

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為東陽禹行功

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禮而巡狩南行

也省南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塗

在九九山南曰陽也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

毛

南音南方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山氏女南音為樂歌周昭王親將征荆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荆楚也秦莊王諱

楚避之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右兵車也遂反涉漢

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孫墜音曰辛餘靡振王北

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

人是徵昭王南征沒而不復寡人是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辛餘靡焉得振王為沒於漢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

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殷整甲徙宅西河

阿猶思故處也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

西山西音周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取西音以為秦

國音之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成猶重飲食必

以鼓樂鼓帝令燕往視一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

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燕遺二卵北飛

遂不及帝天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娥氏女方

北音北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

蕩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是故聞其聲而知其

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一作意觀其志而知其德盛

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

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惡弊水煩則魚鼈不大

大司馬卷六 已氏春秋卷六 六

後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禮煩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詭詭樂流辟詭越怕濫之音出也出生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也修治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順樂和而民鄉方矣鄉仰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其大拱書敘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

大司馬

呂氏春秋卷六

七

音

康之子也辨為中宗滿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九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曠或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者明思不辜之執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歸也其吏請卜其故曰卜龜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為善則福應之於是早朝晏退闕疾吊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止威故禍乃福之所倚福乃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極猶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

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

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

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

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

移於微於他人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

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袂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

令飭讀如教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玄纁也頒

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一作群臣無幾何疾乃止止除

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

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所以止殃翦妖也除翦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欒熒惑五

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

能占宿度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灾之分野也

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

也而移死焉不祥詳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

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衆無以守子韋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飢穀不熟也民飢必死為人

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傳曰衆非

故曰其誰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

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

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
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
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也星宿星一徙當一年三
七十二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
理也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
而延二十一歲誘無聞也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極亂國之主未嘗知

樂者是常主也非賢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

之實未嘗得為賢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此之為大悲哀之人是正坐於夕

六十一室也夕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徒正其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

悲人所為如坐夕室自以為正乃不正之謂也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

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也及至眾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

適適時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而霜雪故曰不

時一作易次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不當暑而暑陰陽失次

四時易節謂不得其所節一作位人民淫

爍不固淫邪銷爍不一也不固不執正道禽獸胎消

不殖銷爍不市不得長殖草木痺小不滋滋亦五穀

敗不成成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言不可以為樂故曰若之

樂故曰若之

何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君臣不臣長少相殺父

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逆夫妻相冒日以相危

失人之紀疑冒嫉危疑相綱則相猜猜心若禽獸長邪苟

利苟一作且不知義理亂政之化也禽獸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

若馬若白鵠若衆車雲氣形也物之形也如有其狀若人蒼衣

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衡物之氣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

名曰雲旒雲氣之象有其狀若衆馬以闐其名曰滑

馬五行傳爲有其狀若衆植華一作以長黃上白下

其名蚩尤之旒旒其日有闐蝕有倍僑有暈珥闐食

共闐而相食倍僑暈珥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傍反

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僑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

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

有二月並見並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六月承小月有

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有彗星有天

棊有天撓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干有賊星有闐

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下屬天下不屬地屬猶有豐上

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春則黃夏則黑

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罅罅音

六十二卷六 呂氏春秋卷六

九

珥暈讀如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有不光有不及

一作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盲有霄見霄明其日有

薄蝕相掩名爲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

有二月並見俱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六月承小月有

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有彗星有天

棊有天撓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干有賊星有闐

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下屬天下不屬地屬猶有豐上

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春則黃夏則黑

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罅罅音

揚子愛爵爵有菟生雉雉亦生鵠鵠行傳羽虫之孽孽有

蝮集其國其音匈匈食心為蝮音聲飛匈匈國有游

虵西東於五行傳為虵妖也西東馬牛乃言言語皆

犬彘乃連連合皆有狼入於國國都也河圖曰野有

人自天降降下人市有舞鳩國有行飛一作馬有生

角於五行傳雄雞五足羽蟲有豕一作生而彌彌蹄

也於五行傳為雞卵多假有社遷處遷有豕生狗五

行傳為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

災必亟亂惑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疾自革其

一作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飢無日矣循大也

有曰飢無復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荆越之

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尚不故子華子曰夫亂

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節度也既

無節度大迎為變詐之疾也民多疾癘道多裸禿盲禿偃疋萬恠

皆生道蔽而散去盲無見禿無髮偃僂俯者也疋短

仰者也惟物妄生非一類故言萬怪者也故亂世之主烏一作聞至樂烏

也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怨以悲不聞至

明理

呂氏春秋卷第六

呂氏春秋卷第七

孟秋紀第七

蕩兵翼作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孟秋夏之七月夏至後日尚長至四

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

斗中旦畢中則立秋斗此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

方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

金天氏死配金為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

西方金德之帝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

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保者衣毛虫之屬而虎律中

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

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其

祀門祭先肝祀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

自用其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寒蟬鳴鷹乃祭

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

之祭鳥於是時乃始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方向堂

行戮刑罰順秋氣乘戎路駕白駱戎路白路也白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順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犬金畜也廉利也象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

大... 七... 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七

陽... 音

也 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玉而
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
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

七月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兵之所自來者

上矣自從上久與始有民俱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

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此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武者不能苦華而工者不能移易兵所自

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帝也炎帝

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五

帝固相與爭矣遞興與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六三百五十七 呂氏春秋卷七

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

非殺無辜善用兵為之無道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剥

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

也立置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

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為長

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

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不可禁不可止故古

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一作則豎子

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咎之威則小國無

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

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

無誅罰可畏故相暴大兼小也

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

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

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

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

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

然水以沸湯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

善用之則為福不能

用之則為禍

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若用藥者然

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

也亦大矣

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

且兵之所

大三月廿三 小百五十五

呂氏春秋卷六

四

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

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

少選而與中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猶

微要妙觀未萌之萌也

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

作色兵也傲言兵也後推

一作兵也連一作反兵也

修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

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

說雖彊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

雖以辯文學不自聽從也

知情者不聽從也

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

以誅暴君而振苦民

一作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

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若疆

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不黔首之苦

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

者未詐數盡也賢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

怨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違黔首懷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

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之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

生且其民故曰治主之兵救且辱者也而榮榮光且苦者

也而逸民見吊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

又况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

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思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

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有

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知長有道而

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

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

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

利害在一本下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

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

欲隔人救守欲而取舍人異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

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

呂氏春秋卷七

五

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

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誣悖之士雖辯無用矣

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

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

也故曰安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六害者若說為

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

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

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

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罰有義

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凡人之所

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所以斬有道行

有義者為其賞也斬讀曰斬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

之也雖存幸耳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

之非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也治故

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者

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亂天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

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為天下之民害

莫深焉深重也無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其次以

六

古氏春秋卷七

六

兵威之以說則承從一作多群日夜思之專心任精

起則誦之卧則夢之自今单唇乾肺費神傷魂單盡

黃道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

愉其意愉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

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行說語衆以

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單單言盡下則必反之兵

矣說不見從故反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

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考也無道與不

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為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

害長長利止者也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伐麗戎

史燕曰勝而不告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

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

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

伐者不可非於義不可攻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伐

惟義不可取惟義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救守不可取於義

當當當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以有

取取而無道故司馬法曰以戰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

道道雖殺之可也此之謂也兵不義攻伐不可皆以樂紂之兵

可可救守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

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

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

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

若今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

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

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

也夫差智伯為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為越王句晉厲

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樂

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

孔寧義行父殺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

舒似汝對曰死也君徵舒病也公自出其廖射而殺

於此也温地也宋康王名濫利元公佐六世之孫

於南敗楚取二百里西敗魏軍於温與齊楚魏為敵

宋復為紂不可不謂即位四十七年齊昏王與此七

君者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

數萬人一數之言壯佼老幼胎贖之死者六實平原

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陷

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

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多為京丘若山陵擊闢殺人以合

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痛也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

京觀故謂之京丘世有與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

大二百三十三 呂氏春秋卷之七 八

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也恣行也無無道者之恣行

幸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故世之患不在救守

而在於不肖之者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

也賢者益疑矣疑怪其向也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

其義而疾取疾猶爭救守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

必中理然後說義理必當義然後議議故說義而王公大

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長

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暴虐

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

敵之境境則民知所庇矣庇依黔首知不死矣知義

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

之事送以彰好惡知其類民惡其惡君也傳日其信

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勳

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瘼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

可矣先發聲出號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命死子

之在上無道子謂也據傲國之謂也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

用也辟遠聖制聖制警醜先王排些舊典上不順天順下

不惠民愛徵斂無期求索無厭其度罪殺不辜慶賞

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

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

天一作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

戮不救衛猶護助也殺無道之君有能以家聽者祿

之以家以一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間也周禮五

間周三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鄉

百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為井四井為邑四

禮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為

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

呂氏春秋卷七

十

舉其秀士秀士而封侯之士選其賢良而尊顯

之授以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見其長

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益其祿加其級級論其罪人

而救出之論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錢也可

皆布散也以鎮撫其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

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曲加其祀禮是以

賢者崇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人

於此能生死一人也則天下必事事之矣事此義

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

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

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隸國之民瞻望義兵之至
子曰有百餘萬衆以其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孟
迎王師奚為後乎此之謂化若被其也

懷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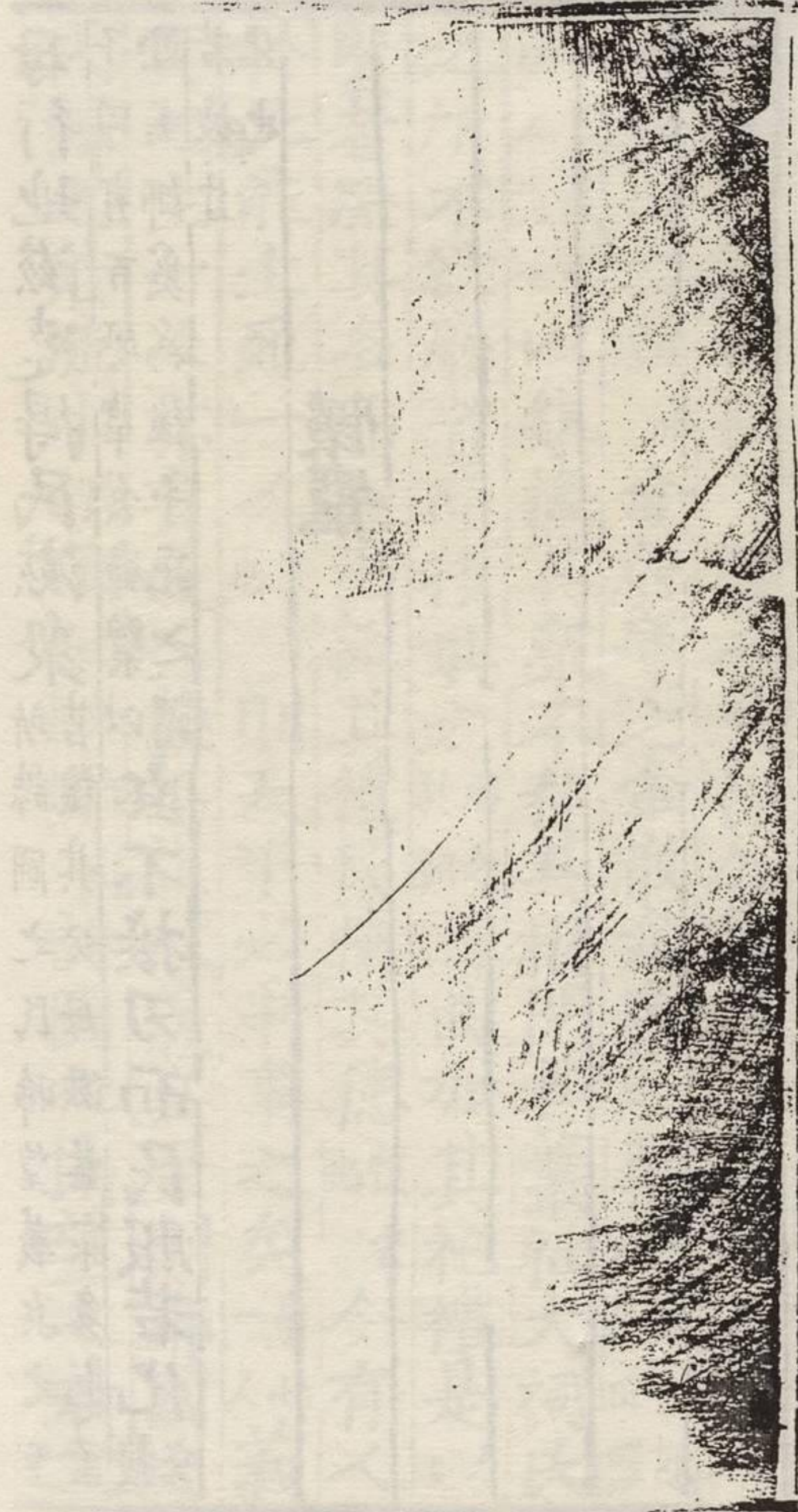
大九七小廿七

呂氏春秋卷七

一

三

呂氏春秋卷第七



呂氏春秋卷第八

仲秋紀第八

論感 簡選 決勝 愛士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昏牽牛中旦嘴雉中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

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說在孟秋律中南呂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呂其數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南呂

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候雁孟秋

來玄鳥歸群鳥養羞是月候時之雁從北漠中來南過周維之彭蠡玄鳥燕也春分

呂氏春秋卷八

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

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說在孟秋是

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

賦行飲食糜粥之惺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案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

共老人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

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飾正

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禮司服掌主之吉服禮昊天上帝則大喪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五岳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凡

兵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服命有司申者素幘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

事無逆天數天道必順其時其時乃因其類因類

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故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祭國乃有大恐天

煖慘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有故草木榮華

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惶

也恐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

也蟄伏之虫不潛藏五穀復萌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

八月紀

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

也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由起

也上下長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紀得紀則治而安失

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為場人

之屬也詩云亦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罪

也有旨蓄以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

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陰日夜分則一度量一

也也度尺丈平權衡正鈞石齊升角權秤衡也三十斤

量量釜鐘也是日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

易關市不在訟也故商旅來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

商也貨賄財賂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故曰以

事便民四方來雜遠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則財物不

墮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凡舉

事無逆天數天道必順其時其時乃因其類因類

干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故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祭國乃有大恐天

荒慘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育故草木榮華

也李梅之厲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惶

也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故夏氣盛陽

也蟄伏之虫不潛藏五穀復萌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

八月紀

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

也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曰先也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由起

也上下長幼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

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一於凡軍

欲其眾也衆多也以多擊寡雖拙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

無敵矣今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

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重乎天下貴乎天

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養不可搖

蕩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

敵不足以為武故言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

者其敵誦不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賞不憚刑先勝

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原野凡兵天下之

大小六十五 呂氏春秋卷八

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鬪有負敗勇者凌傲有不亡故皆謂之凶

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也止舉凶器必殺殺所

以生之也法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行凶德必威

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敵使人使之畏懼已也敵懾民生此

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交合而

威已諭矣論猶行敵已服矣降服豈必用抱鼓干戈哉以鼓

進上干楯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也宵

宵乎冥冥莫知其情宵音窈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也凡

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

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

大二三〇三
小一〇八十四
呂氏春秋卷八

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免起免舉死

殍之地矣起走舉飛也免走免趨喻急疾也殍音悶謂絕氣之悶雖有江河之

險則凌之也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也陷壞也并氣專

精心無有慮豫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

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

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為氏讓欲報讎

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其義又

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敵

敵刃未接而欲已得矣已得欲敵人之悼懼憚恐置

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鯁咸皆鬼飛揚若狂人形性相離也離違行

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鈺兵利械心
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
木擊木則拌也拌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
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
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
勇人為闔
廬刺吳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
成闔廬為王
故曰吳王一成成說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
一專諸能成吳王也

論威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

六三三十五

呂氏春秋卷八

五

卒厚祿大將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

力勇有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行陣五列也

退進也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鈹利兵耨耨耨也

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也通達也今有利劍於此

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擇別為是闔因

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鈺利發之則

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為是戰因用惡

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
僚之子也

簡選精良兵械鈺利令能將將之能將

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六闔廬

都東征至于庫廬國名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

行中國諸華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

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精猶銳利也統率士民欲

其熟也熟習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

為而不足專恃專獨也此勝之一策也策謀也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無助

敵孤獨則上下虛一解民解落散解孤獨則父兄怨賢

者誹亂內作誹謗也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

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也勇則能決斷能

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

墜若鷲鳥之擊也謂如鷹隼感秋搏攫則殪也

水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

可不知當知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兵勇

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慎忽往來而

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高周以興

商湯也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過絕也以益民氣

與奪民氣以能聞眾與不能聞眾軍雖大卒雖多無

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軍大卒多而不能聞眾不共

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爲實淵則死故害大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聞雖廝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

會戰勢使之然也廝投輿衆白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

以羈誘之也羈牽誘導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

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

可窮矣窮極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能勝不能

所以勝故不可勝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

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

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

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闡布微則勝也

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

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狐

隼爾穴頭毛以喜說之雖見而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禽之軍賊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

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

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

矣得國士昔者秦繆公棄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整人

取之西馬車兩馬在邊爲驂詩曰兩驂如舞是也見整人

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

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

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人已環繆

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據持晉惠

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

甲錯也陌之六扎也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

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畢盡遂大克晉反獲

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

正以行其德以行君子作君正法君賤人則寬以盡其

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寬饒之人主其胡何

也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

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

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

也病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

肝病則止也止愈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

愠曰愠安于簡子家臣譖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即刑焉愠怒即就也謂

刑之也胥渠而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

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

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

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

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不是

而進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可

以走為利之善經也故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

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

敵敵能殺敵故我得殺敵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

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此兵之精者也存亡

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

呂氏春秋卷第八

呂氏春秋卷第九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昏

虛中且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

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

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在候鴈來賓爵入大

水為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其子羽翼弱未能及

之於於是月來過周維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

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

入于海為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而長毛其色

黃於於是月殺獸四面陳之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孟秋在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

務入季秋畢內也以會天地之藏會合無有宣出命冢

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大

也舉書五種之燕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天子

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祭以供邪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霜降後曰霜也則百工

休霜降天寒朱不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眾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鼠塞向

董入此室與此子謂也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旬丁是月也

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是月也

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是月也

合諸侯制百縣命數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攢五攢為鄙五鄙為采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統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

宜為度來歲明年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所統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近宜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私郊祀天觀祀祖取共事而已是月也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實一作馬也是月也天子乃教於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於旒僕於周禮為之官也田僕掌佐車之政令僕者揚旌故載於旒也

輿受車以級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司徒摺扑北嚮以誓之

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

命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飭以射命主

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灰草木節解林作

是月也

是月也

是月也

是月也

炭蟄蟲咸俯在宀皆瑾其戶咸皆俯伏藏於宀瑾塞其戶也瑾讀如斤斧之

斤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氣殺僂故刑獄當者叔祿

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

到嗜芟曾嗜羊棗非禮之養故叔去之也一說言所養無勲於國其先人無賢所宜養故叔歛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

親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孰室秋

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大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孰室鼻不通

也仇怨之仇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行春令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墮也木干金

呂氏春秋卷九

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九月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也夫以德

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皆是也故上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蚩尤

桀紂下至周厲幽王晉厲宋康衛懿楚得民必有道

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也取民之所

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正治也天下旱五年不收穀不

所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曰余一

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

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神曰天神人神曰鬼神

故曰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斷其手以身為犧牲用

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

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文王處岐事紂究侮雅遜朝

夕必時雅正遜順也紂雖究在文王而侮上貢必適

祭祀必敬貢職也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

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紂嘗熨

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為娛樂故名為炮烙之刑文王非惡

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

呂氏春秋卷九

四

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故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

稽之耻耻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必死戰以

滅會稽耻也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靡曼

耳不聽鍾鼓音樂不欲聞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

群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欲得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

敢食獨食不敢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投醪身親耕而食

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時出

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亦病也公

者大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足也於是

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曰願一與吳徵天下之衷徵求

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償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

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外外事之諸侯不

能害之不能以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劔臂刃變

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服帶以與吳王爭一

旦之死旦朝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

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必死也於是異日

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

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先

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齊莊子請攻越問

呂氏春秋卷九

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

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莊子

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

和子曰以告鴉子鴉子齊相鴉子曰已死矣以為生以為

民所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民

大事以攻伐也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

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譬之若枹之

與鼓枹待鼓鼓待枹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

發聲也良馬亦然

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靜郭

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劑貌辨之

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郭君

諫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

竊私也諫靜郭君使聽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剗滅而汝

也士尉之言而止其去揆吾家苟可以廉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揆度吾

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

食以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靜

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善於辭而之薛與

劑貌辨俱借俱留無幾何留於薛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

呂氏春秋卷九

六

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

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也

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劑貌辨

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答曰愛則

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

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順涿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

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不若革太子更立

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

子更立校師靜郭君法一作而曰不可吾弗忍為也

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

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別無今日至於薛昭陽請以

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供地易薛之少辨勸之

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

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

以先王之廟予茲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二不見聽不宣

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平寡

人少殊不知此動言也一猶乃也客肯為寡人少來

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荅曰敬諾順諾靜郭君來衣威王

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

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

受受為相十日謝病強辭三日而聽詩聽當是時也靜郭

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貌知人知劑能自知人故非之節

為阻止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

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辭難之故也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

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先王名士達師之所

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歸水非惡

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

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川故子路揜簞而復釋之

大言

呂氏春秋卷九

七

青

所得者小不欲也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

子賢入体道者請問其射所以關尹子曰知子之所

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退

而習之三年又請問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能射心平體正然後

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

亦皆有以求諸人已則存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

其所以也齊攻魯不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

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

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

曰君之賂一作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

此亦有國於此言也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

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

此能說矣非獨論語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

足謂公玉丹曰論語己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

果何故哉我當不自知為何故而亡果公玉丹

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

竟也竟為何等故亡哉

竟也竟為何等故亡哉

竟也竟為何等故亡哉

太三九

口口氏卷九

八

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

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潘王慨焉太

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潘王不自知其

所為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此公王丹之所以過也謂

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

不忠也潘王愚惑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欲殺王惡

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夫非上非猶又惡其一

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

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

也亦不知所以亡也愚既愚也其惑固亦甚

審已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

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慈石

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其有慈石故能引樹相

近而靡或斬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在

利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違坐夫賊害於人人

亦然為賊害人故亦延頸舉踵負今夫攻者砥

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

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身在乎

大行上

呂氏春秋卷九

九

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

淮南記曰

慈母在於燕適子今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

德也者萬民之宰也

宰主也月

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

月十五日盈滿在西

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也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蚌

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

隨月盛衰虛實也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

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

乎先也

誠以爲真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誠乎馬也

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宋之包丁好解

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

刃若新磨研

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

磬者而悲

鍾姓也子通無期名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

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

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

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

以贖之則無有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

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車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

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
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
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
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動生則相
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
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九

呂氏春秋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 孟冬之月日在尾東方宿昏

危中旦七星中 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 壬癸水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黃帝之子以水

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其蟲

介其音羽 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律中應鐘其數六

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

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

一故曰其味醎其臭朽 水之臭味也凡醎者皆屬

其祀行祭先賢 行門內地也各守內故祀之也祭祀

之肉先進賢屬水 水始冰地始凍 後三十日霜

自用其藏也 雉入大水為蜃 蜃藏不見

入于淮為蜃虹陰陽交氣 天子居玄堂左箇 玄堂西

左箇西 乘玄輅駕鐵騾 玄輅黑輅鐵騾 載玄旂衣黑

衣服玄玉 玄黑順 食黍與彘 黍水 其器宏以弇 弇大

冬閉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

故分四十六日而立冬 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

乃齋 三共方也 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六里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

社稷者賞其子孫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

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藏三日曰周易龜曰兆審卦以知吉凶命太於是察阿上亂

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

敢疆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裘溫服命有司曰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冰

也冬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封城

郭附益也令戒門閭修棧閉慎關籥固封壘壘讀曰

徙門閭里門關籥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蹊徑

大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通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

厚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服之數遣送衣裳棺槨營

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

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

度程程法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蕩動必功致為

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於器

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

之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

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列齒也蒸俎實解節折謂

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之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

非一更下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禮于六宗此之

也謂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

休息之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

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苟芒其社乃火正祝融

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金正蓐收其

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官稷為木

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

空閑故勞犒休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習

息之不役使也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習

也角是月也乃命水虞濬師啟水泉池澤之賦虞官

猶試是月也乃命水虞濬師啟水泉池澤之賦虞官

長也賦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兆民也天子以爲

統也天子取怨于下天子取怨于下其有善此者行罪無

赦此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善此者行罪無

地氣發泄民多凍亡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行夏

令則國多暴風冬不寒蟄蟲復出

故多暴疾之風氣炎溫

之虫復出也五行

則雪霜不時止時起土地侵削而

雪故曰不時時起土地侵削而

土地於洪範五行篇恒寒若之

十月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

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

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決凡生於天地

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歸也故曰生寄也死孝子之

重其親也重慈親之愛其子也能愛痛於肌骨性

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

葬死之義言情不忍棄之溝壑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

之所慎也慎重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慮計以生人

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

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揚王孫保

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

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扣讀

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

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

不惑哉厚葬人則之必有惑也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

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杖

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一作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葬

情也善棺槨所以避一作螻蟻地蟲也今世俗大亂之

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

也慮計也以厚葬者後相高大不為葬者必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

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事而徒以

生者之誹譽為功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

子之重之不急名王尊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

所愛所重而以上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

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民之於利也

犯流矢蹈白刃涉血蹙肝以求之抽字野人之無聞

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

之醜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

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含珠

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王夫玩好貨寶鐘鼎壺滙

以外置水漿於其舉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卷

生之具無不從者從送也題湊之室室

環繞環繞數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上雖以嚴威重罪禁

之猶不可止不能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

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實賂其勢

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大輜羽旌旌旗

如雲樓翼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

引緋者左右萬人以行之緋引棺索也禮以軍制立

之然後可制以此觀世觀世猶則美矣侈矣以此為

死則不可也於死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一作

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節喪

三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聚

六三七八十三

呂氏春秋卷上

五

也其設闕庭為宮室造寢所也若都邑實階降階也

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

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頓川人相視曰瞬也人之

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

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

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

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發也扣

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相墓富而得爵祿故人

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

自古及今未有不志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

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

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

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亡國多也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

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善善令父之不孝子兄

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忿鬪者而逐之以忿鬪食之

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肯

而祈美衣侈食之樂祈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

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

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

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

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此方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猶罪也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吊之入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收斂也者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級非禮也雖然以收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也雖違眾吾從示言下階

大二十之十
小二十之十
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

呂氏春秋卷一

八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為尹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利之不而名甚惡惡謂名也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言凶之機祥此地名丘畏惡之名終不利可長有者其唯此也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

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五負

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

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鄭則未其主俗主也不足與

舉舉猶謀也俗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

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五負載拜受賜曰知所之

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涉見一丈人丈人長

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問其名

族族姓則不肯告肯告文人不解其劍以予一作丈人曰此

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也獻上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

之法得五負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

吾猶尚一作不取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

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今我何一作以子之千金

劍為乎五負過於吳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

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

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何不有為言無不

以為矣無以為乃大有於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

聞聞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其惟江上之丈人

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

官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

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

也

大三元四等 呂氏春秋卷十

九 上

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小兒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狃其所取彌狃精微妙也 狃麤疏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原本故國廣巨兵彊富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祭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設置其祝曰

大言五十四

呂氏春秋卷十

十一

從天墜者墜墮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非祭其孰為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一作

放一作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螯作網紆紆今之人學紆

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

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

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

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也周文王使人

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

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

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

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骸骨有肉曰骨又死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

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

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

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

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

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

也禮射中故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

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邊奪為務也仁人之得

飴飴以養疾侍老也待亦石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

捷也飴取人捷也莊也皆大盜人財物者也

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

昏東壁中且軫中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在

孟律中黃鐘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聚於黃

泉之下故曰黃鐘也

其數六其味醜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

益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冰益壯地始坼凍裂也

鷓鴣不鳴虎

始交

鷓鴣山鳥陽物也其月陰盛故不鳴也

天子居

玄堂太廟

太廟中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弁

說在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

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邦以土也

主地圖與民人之教故命之也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

地之房

房所以閉藏也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

發油

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亡也

命之曰暢月

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

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

闔

宮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中省

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淫則禁之尊卑一者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酒醱

之酒於周禮為酒正一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財

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蘖必得其時得其

時則酒 湛醴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醴炊也香美也

善也 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美也湛讀潘釜之瀆

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蘖水

有差也 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

皆有功於人也 是月也農有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誥誥誅也 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 有能

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蔬食野虞

之也 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必罰也 是月也日短至

陰 陰陽爭諸生蕩陰

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弁深遠也寧靜也聲五聲也

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猶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蒿菜名也

出也蚯蚓虫也紆結也麋角解 日短至則伐林木取

竹箭是月也竹未調切又斧斤入 是月也可以罷官

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闕門闕也於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上

六三十四十六 呂氏春秋卷十一

二

門問皆塗塞

築圉圍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也清濁相下氣霧冥冥也夏氣發泄故雷動聲也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

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

來伐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滅竭民多疾癘春木

生虫故虫螟食敗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滅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

十一月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逆亦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也聽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

之春秋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人主無不

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為暴劫之政也

何益也惡之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茂人時灌之

則惡之惡其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備甚甚於自荆莊哀王獵於

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射隨咒中之申

公子培劫土而奪之隨咒縣名也子培申邑宰也

咒者之凶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下陵其土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

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

願王察之也故曰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伐王殺隨

燕與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剋歸而賞

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六十一

呂氏春秋卷十一

三

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五隨咒所王曰何謂也對

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

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

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咒是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

記曰殺隨咒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此三月是以

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故伏其

罪而死罪殃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

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

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

勸進沮也行無高平此矣齊王疾瘠齊王瘠王也宜王

大行九行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

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

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則疾不可治怒

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

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期三期不如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

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

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

甚怒不與文摯言也而起疾乃遂已已除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而

大行九行 呂氏春秋卷十一 四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覺之三
日三夜顏色不變變也文摯曰試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
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 亂主殺之故曰難也文摯非不知

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
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義也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謂平也平之不可辱者士之大者也
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虛其意矣虛猶大也雖名
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擬其心矣擬猶動也誠辱則無

大二百八十五

呂氏春秋卷十七

五

詩

為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也此人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也有勢則必

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此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

生以徇之出猶去夫生必也國有上若此則可謂有人

矣若此人者固難得之言得難其患其患得之有不智者其患

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吳王必以殺王子慶忌而莫

之能殺之吳王闔廬光篡庶父齊而四方橫戾而人皆畏

殺之無能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

也惡安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云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右蒲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一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

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擊執

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憐其妻加要離罪要離走往見

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

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

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

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

俱涉於江涉江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

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

沒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而汝要離得不死

歸於吳吳王大訟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

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

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

夫猝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

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

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為

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

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

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官人也君使

宮人與鶴戰余馬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翟人代衛衛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

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

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

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裸表也結公之肝於其腹桓公

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

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

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

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七二八

呂氏春秋卷十一

七

四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

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兵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

此四者也四者辯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兵

天下者必所貴辯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

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

務也跖之徒間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跖曰

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閉中藏聖也以外知

於聖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

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備說非六

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呵其顯也六王謂堯

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襄楚莊秦

也 繆以爲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亂子丹朱而反

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

禹有淫酒之意禹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

成湯放桀于南巢周武殺殷之謀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

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

骨肉相殺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

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謀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

也故死而操金推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

頭矣辯若此不如無辯穀音穀擊也辯說六王五伯

不若無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

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也更於是具染

而已染鼓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

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紂之同母三人其

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

呂氏春秋卷十一

八

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也少小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擬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也置立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爲淫虐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古

大子六十一

呂氏春秋卷十一

九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

曰莫喜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父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

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

從義入禮則不穀得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喜爲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與所謂從而

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穀喪焉也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

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

必不乘我... 國將不以其容焉此之謂也 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

心先為其所欲也阿從 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為知猶五

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

也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公

悼公之子 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

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

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望

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氏

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于周錫於

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矣乃載與俱

歸號為太公望侯為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

封之於齊故傳 周公旦封於魯 王之弟也武王之

曰齊大岳之胤 周公旦封於魯 王之弟也武王之

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 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

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 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

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

公望曰魯自此削矣 行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

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

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 尊賢敬德故能

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 魯公以削至於觀存

恒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 魯公以削至於觀存

也 三十四世而亡 自魯公伯禽至頃公 為楚 吳起

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 善起衛人為魏將

河之外謂北邊也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

名邑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

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釋棄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

起抵泣而應之曰予不識也識知君知我而使我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以致君於王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

也王錯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

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吳起果去魏入楚有聞西河

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由也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

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武曰公叔之疾嗟疾甚

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燕子鞅願王以國

聽之也御燕子鞅也魏衛公之孫也故曰公孫鞅或

大言聖十九曰衛鞅言其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

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

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疾而出也以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

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

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

謂不悖者為悖也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一

